

流年(组诗)

□金玉明

下午阳光里

慵懒的下午
让阳光涂抹身上
我营造一个氛围
自成一片天空

绿茶的薄香若有所思
春色已在窗外讨论爱情
所有的美好都可入药
你取笑我一行飞鸟也可入诗
为何不
你又何尝不在我诗中

明天春雨再来纠缠屋檐
没有春阳的时光
我换上咖啡应景
表达一些复杂的情绪

傍晚时候

刚送别了你,爱人
我坐在渐冷的北风里
梳理自己的灵魂

雪还没有下

今冬注定缺席严寒
这些风,不过随意经过
有些想法只是想法

手里攥紧着几句话
情绪呼应风的懒散
小心翼翼的话题
不经意流露

不经意的情绪真的要命
我宁愿痛哭一场
然后,把一切丢在风里
像夕阳将暮色丢在这里

你再次站在面前
我学会微笑
微笑,像你的背影一样优雅

春的味道

冬在今天的雪停下后死去
像一位老脸皱纹的长者
寿终正寝
喇叭一样的花卉
昨夜在哭
今晨在笑

如果你错失这香味
绝对不谙风情
知晓这风情的
不啻是潺湲河水
鸟雀不再藏锋守拙
总是这个季节里
最活跃的角色
打听着最先萌芽的草尖
还有略显料峭的风
还有雨
在今天汇聚出一种清香
我闻到了
这是春天的味道

静

如果从存在分析
我如同一滴水
在清晨瞬间跌落
来不及刻意的筹划
是汇入江河
归于浩瀚
还是在草尖轻盈一颤
融进干枯的黄土地
既然
未来就是未知

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既然
我无法选择
纹丝不动的位置
涅槃成内涵深睿的琥珀
那么
安之若素吧
好好享受
生命中唯一的俯冲
感悟星光闪烁的荣耀
放下生死
即为永恒

你端坐于故土晨昏交替的流年
岁月只斑驳你的墙面
无碍内心的安之若素……

辜负

我辜负了你
忽然
我想起这句话

我辜负了你最美的花开
没有得到赞美
又何要你精彩

我辜负了你命定的邂逅
没有之后回眸
擦肩有谁记得

我辜负了你优雅的转身
辜负了一种前世之约的目光
也辜负了你
为此流过的眼泪

流年

我担心庭院那棵柿树
扛不住今夏的高温
却结着硕大的果实

我牵挂那面老迈围墙
挡不住风雨的侵蚀
却依然不忘初心的坚守
你看着我发扬踔厉的青葱
在时光的寒暑里砥砺
再见已是华发凌乱

生态园内生态菜

□陈雪林

花花头鱼

□高明昌

我七岁会烧饭了,因为我是老大。
烧饭先要淘米,我喜欢淘米,淘米花去的辰光很长,原因之一就是淘米的过程又是一个捉鱼的过程。

捉什么鱼?是四腮鲈,我们那时叫这种鱼为“花花头”。花花头的身体是滚圆的,墨黑的,看上去很温顺。这种鱼实在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可以在淘米的水桥边上,张眼就可以看见它抢米粒而游来游去的身影,
那时的花花头,是不避人眼的,很有点人鱼共乐的味道,但是真要伸手去捉它,不待你出手,它尾巴一甩,立马下潜到水里了。所以要捉到花花头,还是要动点小脑筋的。

首先还得把握时间,油菜花蜡蜡黄了,天气转暖了,水面温度回升了,花花头就出来活动了。其次是地点,花花头欢喜到水桥的下面来觅食,这个地方水清爽,因为铺水桥时,污泥铲除了,河底挖深了,而且水桥是镂空或者悬空的,便于隐藏、。再次就是有食物吃,农家淘米汰饭篮子,都是在水桥边完成的。米粒饭粒落下来是常事,而且农家淘米,洗篮的时间相对固定的,久之,鱼也摸到了规律,农家淘米了,汰饭篮子了,鱼就像人开会一样集中到了水桥边上,张眼张嘴候着这花白的米粒饭粒。
我匍匐在水桥边上,一只手握着淘米篮子,一只手握着几许米粒,鱼来了,把米粒撒在鱼的前头,鱼看见了米粒,一个蹬水的动作,鱼头直接向向前向上冲,一点也不顾忌的。花花头吃相很凶,其实是因为馋的缘故,而馋总是与蠢连在一起,你看,有米粒吃时,一群花花鱼就像一群金鱼一样,专等着别人来喂食了,一点也不想感觉喂食人捉鱼的心思。

米粒饭粒吃了不少,应该休息回去了,花花头却是不肯的,花花头吃了素食,还要吃荤食,这个时候,只要不让花花头看见人影,你把手垂直伸到水里面,水面与肩膀平行,手指团起来,只留下食指,等上几分钟,花花头就会过来咬你的手指。花花头咬住了你的手指后,就不会松口的,你感觉手指异样了,就将手收起来,花花头就捉住了。花花头脱开了水面,还是不肯松口,要等到将手与花花头平放在地上,它才肯松口。就这样,一个淘米时辰,你伸十次手,你可以捉到十条花花头。那个时候,没有菜吃了,我们就可以淘米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米淘好了,还继续淘,米泔水没了,还继续用手捣鼓着这已经白净的米粒。

这米泔水,这米粒、饭粒,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鱼的诱饵。
花花头捉来了许多,吃法各有不同。家里的一位上海亲戚来了,我捉了许多的花花头,烧掉了一碗后,他建议留下的花花头用清水养着,第一天清水要换得忙,看见水有点浑浊了,就要换,第二天起,一天三换,早中晚各换一次,后来,这水就一直清了,亲戚说,现在烧花花头,除了鱼胆不吃以外,连鱼肠都可以吃了,我们家照客人的话做了,鱼也烧了,鱼也吃了,烧法吃法都很新鲜。

我后来就天天去淘米,天天伏在水桥边上捉花花头,母亲看见了,对我说,这河里有个落水鬼,是东高家某某小姑娘,落水鬼要捉岸上人的,你把手伸到河里去,假如小姑娘走过,就要拖我下去的。
我知道,这河里淹死过人,但是我捉了几十次的花花头从未碰到过,但是母亲淡淡一说,我就记在脑子里,淘米时感觉有个人影在水里,手也就不敢伸了。嗨,心里有鬼,手里就有鬼,后来,我连淘米也是以最快的速度的,更不用说捉花花头了。
花花头现在叫塘鲤鱼了,称呼一变鱼就金贵了,要卖到几十块钱一斤了。这与什么有关,我是说不清楚的,但是花花头现在捉不到了是事实,我想问:花花头去了哪条河里?



清扫工

□莘小龙

晨星
微微闪烁着
催促着你得起早

路灯
忽明忽暗着
充当着你的向导

推车
缓缓移动着
紧跟着你的路道

扫把
欢快挥舞着
垃圾全被你报销

行人
熙熙攘攘着
默默地把你称道